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史宋世家

武公

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

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史宋世家

宣公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宣公病十九年讓其弟和曰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

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

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史宋世家

楚莊王圍宋宋文公十七年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史宋世家與左氏小異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史宋世家

共公十三年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史宋世家

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史宋世家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 史宋世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呂覽異寶　又新序卷七 詳左襄十五年即宋平之十八年

韓非子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平公十八年 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

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新序　故宋國之長者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

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

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

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

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

者至矣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犨一作擁）

鄭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
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呂覽名類
說苑君道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
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當則
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
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

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于吾亡哉說苑尊賢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下

宋宮災平公三十三年伯姬在焉伯姬魯女宋共公夫人也公薨伯姬執節守貞有司請曰火將至矣伯姬曰吾聞婦

八年宋火

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去如鄭

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史宋世家約左氏文

景公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魋抵當也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魯哀十四年桓魋欲害公公知之攻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

六十四年宋景公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史宋世家與左氏全異

昭公

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

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述異記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

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

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　魯班刻石為

禹九州圖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

論衡　魯般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

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

鄒陽上梁王書　宋信子冉之言因墨翟注子冉子罕也墨翟

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呂覽君守

繹史　諸子稱宋元君或曰元王春秋有宋元公非王也未詳所指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宋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能燕戲者聞之

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列子說符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槃礴箕踞也臝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田子方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

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盎一作孟　惠盎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偃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齊湣公伐滅之　呂覽順說　又列子黃帝　又淮南子道應稍節數語

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宋王使人候齊冦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冦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又使人往視齊冦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又答其夫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康王得書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憑而合塟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

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史宋世家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吾伏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 宋無康公疑即康王 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 誅刺之也 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說苑立節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覘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于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

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餓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

言而失明令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享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父子獨以盲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淮南子人間訓　又列子說符先生作孔子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愛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毀死者十餘人韓子內儲上韓子曰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

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魋或作應宋大夫也撓弱曲也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無辭以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竘然善也其後果敗竘高壯也淮南子人間

葉者寡矣列子說符 又韓子喻老玉作象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將必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韓子說難

宋鮑𪏆之妻曰女宗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取外妻女宗不妬愈謹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地志即荊州府江陵縣中子紅為鄂王

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
徇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
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
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
立宋均云熊摯有疾不傳為後別居于夔後曰夔
子

若敖 若敖二十一年 周平王元年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史楚世家

霄敖

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史楚世家

蚡冒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史楚世家

楚厲王有警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始信之韓子外儲

見害乃抱玉而哭涕盡繼之以血荊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受而作退怨之歌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洽一作泱谷巖巖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為功于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嘆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公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
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
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
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說苑至公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簵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
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
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簵之矰畋于雲澤三月不
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

十九 說苑正諫　又見呂覽正諫如黃作茹 黃箘簬作究路舟作丹細箭作細荆

幽明錄　楚文王少時好田獵天下快犬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始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又孔氏志怪

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 汚膺陷匈也鮑申楚相 淮南子說山

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韓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楚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滅之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

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為太子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瞀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之列女傳

楚令尹子文之族子文為令尹當在成王時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

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公

潛夫論　楚鬬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于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

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一作五十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楚國之衆相賀也人下同

韓子喻老楚莊王涖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國大治

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說苑正諫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于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于王也與妾同

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

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巳之罪也說苑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呂氏春秋　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韓非子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畢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堯問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患一作怨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

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桓譚論國是篇）

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新序卷二

又楚史檮杌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于是罰中謝而黜昭釐楚史檮杌此條一作楚威王事見後

楚莊王問詹何曰何隱者治國奈何對曰臣明于治身而

滕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卷九又列女傳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正諫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史楚世家

可問也楚王乃歸史楚世家繹史云折鉤之語恐是太史公所增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其族

十三年滅舒以上史楚世家

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科雉一作隨兕得之申公子倍倍一作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賞于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于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乎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

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
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纍谷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
諫也巳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
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
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
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

趨而出楚王遽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正諫 又楚史 繹史云曹陳吳之亡俱在後諸御已之說亦平平耳此事非實姑存其說以廣異聞可也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史楚世家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記小異其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成家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有韻語者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史滑稽傳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

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
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
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晉王王
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
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于潘
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
是碑立于漢延熹三年失作者之
姓名所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傳迥異
或謂非此碑將不知叔敖之諱然傳所稱蔿艾獵又
何等
也

而歸呂覽行論與左傳小異

楚莊王舉兵伐宋莊王二十年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莊王曰雖然吾

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吾孰與處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韓詩卷二又楚史公羊傳同）

韓詩外傳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伯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伯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